

● 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人物传记丛书之二

● 朱可夫

● 蒙哥马利

● 巴 赖

盟军三骁将

李影 方珣 子江
编 著



盟 军 三 骁 将

李影 方珣 子江 编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93年·哈尔滨

(黑) 新登字第 1 号

责任编辑: 杨明生

封面设计: 杨大伟

盟 军 三 骁 将

李影 方珣 子江 编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1号)

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3 14/16字数: 340, 000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207-02457-6/K·252 定价: 9.00元

目 录

朱可夫元帅

天才并非出自名门望族·····	(1)
被玷污的岁月·····	(7)
战争前夕 乌云满天·····	(14)
祖国在危急中·····	(25)
大本营和它的秘闻·····	(39)
克里姆林官的红星依然闪烁——莫斯科 保卫战·····	(55)
历史的转折——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67)
誓与列宁格勒共存亡·····	(76)
攻克柏林·····	(89)
胜利者的笑声·····	(112)

处决贝利亚	(125)
晚年的沉浮	(138)
朱可夫流泪了	(144)
撰写回忆录	(146)

蒙哥马利元帅

他曾经是落后生	(153)
婚姻与家庭	(158)
大战前夕	(163)
英伦之战——戈林神话的破产	(174)
激战阿拉曼	(191)
以假乱真	(202)
决定性的胜利——诺曼底登陆	(206)
蒙蒂与艾克之间	(218)
向柏林进军	(229)
从莱茵河到易北河会师	(264)
纳粹德国投降	(292)

巴顿上将

立志当将军	(305)
成功之路	(314)
泉将之间	(319)
打人事件	(338)
爱兵如子	(345)
为了统帅	(350)
并非粗暴	(369)

凯旋·····	(385)
解放布拉格·····	(404)
九死一生·····	(407)
胜利者的困扰·····	(422)
不幸去世·····	(425)
正义对罪恶的审判·····	(429)

朱可夫元帅

天才并非出自名门望族

1945年5月25日，斯大林在一次庆祝宴会上说：“祖国和党永远不会忘记苏军部队指挥员们在我们卫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些赢得了胜利，拯救了祖国的将军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为这些战场树立的记功碑上。在这些战场中，有一个战场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苏联首都莫斯科大会战的战场。朱可夫同志的名字将作为胜利的象征，不可分割地和这个战场联系在一起。”

朱可夫，从士兵到元帅，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荣获列宁勋章6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2枚，“胜利”最高功勋章2枚，其他的勋章和奖章数枚。在这些闪闪发光的勋章和奖章上，凝结着他本人的智慧、胆略和卓尔不群的才干。无论是在列宁格勒被围困的艰苦岁

月里，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在斯大林格勒的指挥所里，还是在开往柏林的道路上，朱可夫总是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他不仅在大本营里参与制定各次重大战役的计划，而且还亲临前线将其付诸实现。他思想敏锐，善于分析判断敌情；他沉着果断，敢于在主要方向上集中兵力，高速度地向敌方纵深发展进攻，围歼敌军的重兵集团；他勇于创新，大胆地破除死板的传统作战方法；他着眼全局，照顾局部，巧妙地协调各个方面军和各军、兵种的协同动作，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后勤保障……

当然，朱可夫不是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人。才干与骄傲，果断与固执，严格要求与简单粗暴，……常常并存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然而，瑕不掩瑜，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了他的过失。朱可夫这个名字，在现代战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闪烁着令人炫目的光辉。这位伟大的反法西斯英雄、天才的将帅的履历表却又显得那么平凡……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于1896年12月2日出生在卡卢加省斯特烈尔科夫卡村一个贫苦的家庭里。父亲康·安德烈维奇是个鞋匠，母亲乌·阿尔捷米耶芙娜在一个农场干活，姐姐负责照管后来夭折了的小弟弟。全家只有一间房屋，房顶上长着野草，墙壁上长满青苔，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

朱可夫，这位后来闻名全球的将帅回忆说：“我家住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中央，屋子有两个窗户。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人说，原来这儿住着一个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摆脱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母的生身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

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上这条路，并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丁村跟一个皮匠学手艺。后来，他同我们讲起过在他学徒期间，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以后，又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伊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伊斯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逐出莫斯科。从那时起，直到1921年去世，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35岁，父亲已经50岁了。他俩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5普特重的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的外祖父阿尔捷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用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把马拉个屁股蹲儿……”

童年时代的朱可夫，在一所教会小学里念书。当他以优秀的成绩取得了一张小学毕业文凭时，父亲便对他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

几十年后，朱可夫回忆说：“每当我想到我就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和朋友们去莫斯科的时候，我就感到心情紧张，我知道，我的童年实际上就此结束了。”

当朱可夫和谢尔盖叔叔坐上火车时，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车厢内很暗。三等车厢狭窄的过道里，只有一根蜡烛发出昏黄色的

光亮。开车了，车窗外闪过一排排黑色的树影和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光。

黎明时，他们到了莫斯科。

第二天一早，他就被带到一个作坊里。在角落里，他先开始学习缝毛皮。女工头给了他针、线和顶针。她教给他缝皮技术，并作了示范。

师傅们早晨7时正开始劳动，晚上7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11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晚上10—11时。那么一个劳动日就是15个小时了。

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点起床。朱可夫他们很快地洗完脸，然后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

他说：“一开始，我很想农村、想家。我常常想念我心爱的那些小树林，我最喜欢同普罗霍尔一起到那里打猎，同姐姐一起去那里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一想到这些，我就心里难过，就想哭。我想，我永远也看不到母亲、父亲、姐姐和朋友们了。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看看。而我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永远也不会到来。”

“时间过得很快。我已经13岁了。我在作坊里学会了很多东西。我虽然很忙，但我仍然挤出时间读书。我常以感激的心情怀念我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是他教育我热爱读书的。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曾经帮助我学习。他和我同岁，他对我比对别人要好些。”

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朱可夫读了长篇小说《护士》、关于纳塔·品克顿的诱人的故事、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笔记》和其它许多廉价的惊险小说。这些书都很有趣，但却没有什么教益。“我想认真地学点东西。怎么办？我跑去和亚历山大商量。他同意我的看法，并答应帮助我。”

“以后，我们开始进一步地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阅读一些通俗科学读物。通常是我们两人一起学习，主要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学习。无论我们怎样躲着，老板还是知道我们在学习。我想，他会赶走我或者狠狠地惩罚我。但是，出乎意料，他却夸奖我们干的是好事。”

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朱可夫相当成功地进行了自学，并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

“到了学徒的第四年，老板看我身体很结实，就带我去下诺夫哥罗德参加有名的集市。老板在那里租了一间小门面批发毛皮。老板这时已经发了大财，在商业界的联系也多了，但贪心也更大了。

“在集市上，我的职责主要是给已售出的货物打捆，到伏尔加河码头、奥卡河码头和铁路货房向指定地点发货。

“我第一次看到了伏尔加河，她的伟大和瑰丽的确使我倾倒。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普罗特瓦河和莫斯科河更大、更深的河。这是一个清晨，伏尔加河整个儿沉浸在初升的朝阳里，闪闪发光。我看啊，看啊，久久不愿挪开贪婪的目光。

“我想，现在我才懂，伏尔加河为什么被人们尽情讴歌，为什么被人们比做自己的母亲。”

1912年，朱可夫很幸运地得到10天假期回乡探亲。

从乡里出来时，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而现在已经是青年人了。他已经16岁了，已经是个第四年的学徒工了。在这段时间里，乡里会有很多变化——有的死了，有的学徒去了，有的外出挣钱去了。有的人他也许认不出来了；有的人会不认识他。有的人被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弯了腰，未老先衰；有的人会在这段时间里长大成人了。

1915年8月7日，朱可夫应征入伍，在沙俄的一个骑兵团里当兵，因作战勇敢并俘获一个德国军官而两次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1917年二月革命时，朱可夫所在的骑兵团举行起义，他被推

选为士兵委员会主席。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朱可夫回到了莫斯科，并于次年8月参加了红军。1919年8月1日加入联共（布）党，9月参加保卫察里津的战斗，不久被派到骑兵第14旅第1团任排长。从1922年6月到1923年3月，朱可夫先后在部队里任连长、副团长等职。1923年4月晋升为骑兵第39团团长。这位年仅26岁的团指挥员，深感自己在军事理论上的不足，迫切希望进军校深造。

1924年7月，朱可夫以优异成绩考入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他以“狂热的顽强性”投入学习。无论是在室内进行图上作业，还是在野外进行战术演练，他总是一丝不苟，刻苦钻研，朱可夫还利用节假日走遍了列宁格勒的山山水水。结业时他不坐火车，特意骑马返回部队，历时7昼夜，行程963公里，对列宁格勒至明斯克一带的地形进行勘察。这对他在17年以后指挥部队保卫列宁格勒大有裨益。

朱可夫治军严格，他对部下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你不会干，我们可以教给你；如果你不想干，我们就要迫使你干。”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哨兵皮鞋没有擦亮，便亲自替他擦亮了一只鞋，还讲了擦鞋的方法，并要求那个哨兵擦亮另一只鞋后到团部给他看。这件事在团里传开后，士兵们对军容风纪再也不敢马虎了。有一天夜里，他发现一连演习回来后没有按规定及时擦拭坦克，便当即严厉批评了同意该连次日早晨擦洗的值日军官，并命令全连连夜将坦克擦净。两小时后，他又带着营连干部作了检查，并指出以后如出现类似问题，将给有关人员以严厉处分。在朱可夫的严格要求下，他的部队很快就成了红军的先进单位，外国武官、参谋人员常来参观他们的军事表演，军队院校的学员不断到该团实习。《真理报》开始以整版的篇幅报道朱可夫的事迹。

朱可夫因此得到较快的提升。1931年2月晋升为骑兵第2旅

旅长，1931年2月又被任命为骑兵总监部副总监，1933年3月担任骑兵第4师师长，1937年秋到1938年春为骑兵第3军、第6军军长，1938年在中国担任短时间的军事顾问后，便被提升为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

被玷污的岁月

使朱可夫一生永远难忘的是：1937年6月11日清晨，苏联新闻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苏联元帅、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图哈切夫斯基是“德国间谍”，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与此同案，还逮捕了7名高级将领。他们是：乌克兰军区司令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鲍烈维奇和副司令帕里·曼科夫，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总干部部长费里德曼以及航空化学救援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军长埃捷曼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武官普特纳。这些人都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同党”，一并被处决。同时还宣布，同案的被告总政治部主任戈马尔尼科“畏罪自杀”。

1933年11月7日10点钟，一个将军骑着马走出克里姆林宫巴斯塔的大门。在红场中央，阅兵司令迎上前去向他报告，观礼台上，各国武官都带着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检阅司令官——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

这是十月革命节16周年。红军举行的盛大阅兵式。

图哈切夫斯基正处在生命的鼎盛时期。同时，他荣获了列宁勋章，授勋命令写得很简短：“鉴于他个人在组织建设苏联国防事业中给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内战期间在国内外各条战线上战功卓著；以及后来在加强工农红军威力方面采取了各项组织措施……”

图哈切夫斯基，1893年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期上过军事学院，以聪明、刻苦、正直著称。1914年他在亚历山德罗军校毕业后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4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列宁很快就发现年仅25岁的图哈切夫斯基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图哈切夫斯基屡被委以重任，在最危险的前线担任指挥员。1919年12月获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荣誉金剑。1920年他任西方面军司令员，指挥红军在最难条件下进攻华沙，拿下叛乱的喀琅施塔得要塞。从1921年起，他历任军事学院院长，总参谋长等军事要职，被誉为“红色拿破仑”。1935年，他在第一批统帅中同叶戈罗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布留赫尔一起被授予苏联元帅的军衔，而且，他排名第一。



苏德会谈并缔约，苏联幻想
与德国友好

1935年，他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当前德国的军事计划》。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希特勒的威胁，并证明，希特勒在麻痹法国，使它得不到扩军备战的口实；希特勒的帝国主义计划不仅有反苏的锋芒，而且有旨在鲸吞整个西方的复仇计划。

图哈切夫斯基一再证明，德国军事学说已经定型，并已有物资保证。德国正在准备庞大的军事力量，首先是那种足以构成“入侵军”的军事力量。

在1936年1月份召开的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图哈切夫斯基在报告中很有远见地指出：“……无论在我国东部边境，还是西部边界上，那业已形成的态势要求我们极认真地重新考虑我们的防御措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就是必须作好

准备，在相距一万公里的两条战线上，同时而且是独立自主地进行防御……”

他卓有预见的指出，未来的战争，是拥有最新技术兵器的大兵团作战的战争。

当时，战争阴云笼罩欧洲。希特勒正在考虑的是先打英法还是先攻苏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未能避免两线作战而导致失败的阴影萦绕在希特勒的脑际。

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从苏联《真理报》上看到图哈切夫斯基写的《当今德国的军事计划》一文后，感到惶惶不安。于是，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让里宾特洛甫找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澄清问题，软中有硬地表示，《真理报》刊登这类文章有损两国之间的友谊，实为不妥；另一方面，总想在图哈切夫斯基身上大作文章，终极目的就是清除这位元帅。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经过“阿波韦尔”情报专家的周密分析后，他们认为完全可以采用借刀杀人的办法，假借苏联最高权威斯大林的手来除掉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亲密战友，消除德国侵略扩张的重大“障碍”。

于是，德国法西斯决定利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扩大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裂痕。海德里希指定专人在《新德意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图哈切夫斯基，并在字里行间隐藏着一些能激怒斯大林的词句。文章说：“……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元帅中最天才、最受尊敬和爱戴的，他有很多气质与拿破仑相仿，我们可以预言，世界上将出现第二个拿破仑……”，“这位年轻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是一颗最明亮的新星，他闪烁在苏联暗淡和漆黑的天空中”，“……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红军的这颗星星必将取代克里姆林宫上的那颗星星。”

1936年底，逃亡在巴黎的白俄军官史科布林将军主动向德国特工人员提供一份价值连城的重要“情报”。他说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正在组织一个“军人反苏中心”，要策动红军哗变，起

来干掉斯大林，推翻斯大林政权。

于是，从1937年4月起，伪造工作在党卫军保密局的地下室秘密进行，海德里希亲自负责制订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经过特工专家精心编造、模仿和加工，所有文件的笔迹、语气乃至签名都难辨真伪。其中涉及到什么要求金钱、物质援助等都编造得煞有介事。5月初，这份长达15页的伪造文件基本完成。其中最主要的是一封信，内容大致是：图哈切夫斯基等已秘密与德军参谋部达成协议，当他们发动推翻斯大林的军事活动时，德军参谋部表示理解和支持。希特勒看后大为赞赏：“我决定了，将计就计，就让这位格鲁吉亚人替我们打一场奇特的战争。”于是希特勒命令将其设法迅速交给苏联政府。

海德里希原想通过与苏联关系较密切的捷克政府转送，后又怕中途出岔，乃决定直接与苏联驻柏林使馆联系。他约见了苏联官员，透露了情报的某些内容。那位官员立即飞回莫斯科，很快又返回柏林。和他一起到柏林的还有一位苏联国家保安总部领导人的特别代表。这位特别代表是由苏联最高领导人亲自授权来商谈有关文件事宜的。海德里希为使苏方深信不疑，故意索价300万卢布。第二天，苏方买下了全部材料。

按苏联《真理报》上正式发布的消息，1937年5月中旬，图哈切夫斯基基本应到伦敦去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但是，正在图哈切夫斯基准备起程的前夕，报纸突然宣布：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因病不能前往英国参加典礼，而改由海军司令奥尔洛夫代替他前往英国。其实，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7年5月16日早晨打开收音机，听到广播这条奇文时，他才知道自己“病了”。在这之前，他已有觉察，当然不是身体真的有病，而是一场政治灾难在向他袭来。这时他才感到“头顶上已布满乌云”。他的良师益友，那几位能够制约斯大林，使他不得有所收敛的伏龙芝、基洛夫、古比雪夫都相继去世。他们有的因“劳累”而死，有的

被阴谋杀害。联想起来都不是偶然的。

撤消图哈切夫斯基的出国计划，是斯大林迈出的第一步，接着就叫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向图哈切夫斯基宣布一个奇怪的调令：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这等于把一位深孚众望的统帅——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贬滴下去，去当一个省军区司令，而且事先不作任何解释，不说明任何理由。限他三天内启程，去古比雪夫城。

1937年5月28日这天，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从早到晚一直在会议上。元帅的妻子中午准备好饭菜，等元帅回来，一直等到下午，不见人影，到了晚上，还不见人，她心中产生了疑团：莫非出事了。正在这时，德边科脸色苍白地跑来偷偷告诉她，元帅在会场上被捕了。她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几乎昏了过去。

1937年6月10日夜，在内务部阴森森的地下室里，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名高级将领的秘密审讯开始了。由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耶戈罗夫和布留赫尔4名元帅组成军事审判团。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审判长乌里利赫坐在中央，周围是荷枪实弹的警卫。

开庭后，“囚犯”从各自的囚室中被押到被告席上。图哈切夫斯基看到有4个人精神呆滞，面带羞愧。他们在逼供下，承认口供是自动招认的。审判长下令：“传证人！”

地下室的铁门当啷一声打开了，押进一个人。图哈切夫斯基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部下，原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员德边科。此时，他面色憔悴，目光迟钝，坐在证人席上，不敢抬头看被告席上的战友。审判长要德边科揭发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罪行。这时，被告席上有人抢先大喊一声：“德边科，你还记得8月3日吗？”8月3日是被告之一帕里曼诺夫从战火中救出德边科生命的日子。德边科听到此话，好像触电似的，神志恍惚。他朝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告呼喊：“不要相信他们！他们说什么都别信！”这时上来4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将德边科揪出法庭。审判长